

四庫全書

經部

欽定四庫全書

朱子五經語類卷七十八

錢塘程川撰

禮十九

小戴禮記九

春禘秋嘗霜露既降君子履之必有悽愴之心非其寒之謂雨露既濡君子履之必有怵惕之心如將見之樂以迎來哀以送往故禘有樂而嘗無樂蓋春陽氣

金匱要略卷之十八
發來人之魂魄亦動故禘有樂以迎來如楚辭大招
中亦有魂來之語秋陽氣退去乃鬼之屈故嘗不用
樂以送往

不知何氏錄
祭義

家祭須致齋當官者只得在告一日若沿徼地出令以
次人代祭可也

吳必大錄
祭義

問君子有終身之喪忌日之謂也不知忌日合着如何

服曰唐時士大夫依舊孝服受弔五代時某人忌日受弔某人弔之遂於坐間刺殺之後來只是受人慰書而不接見須隔日預辦下謝書俟有來慰者即以謝書授之不得過次日過次日謂之失禮服亦有數等考與祖曾祖高祖各有降殺妣與祖妣服亦不同大槩都是黹衫黹巾後來橫渠制度又別以為男子重乎首女子重乎帶考之忌日則用白巾之類疑亦是黹巾而不易帶妣之忌日則易帶而不改巾服亦

隨親疎有隆殺問先生忌日何服曰某只著白絹涼衫黻巾不能做許多樣服得問黻巾以何為之曰紗絹皆可某以紗又問誕辰亦受子弟壽酒否曰否衣服易否曰否一例不受人物事某家舊時常祭立春冬至季秋祭禰三祭後以立春冬至二祭近禘祫之祭覺得不安遂去之季秋依舊祭禰而用某生日祭之適值某生日在季秋遂用此日

九月十五日

又問在官

所還受人壽儀否曰否然也有行不得處如作州則

可以不受蓋可以自由若有監司所在只得按例與之受蓋他生日時又用還他某在潭州如此在南康漳州不受亦不送又問轡巾之制曰如帕複相似有四隻帶若當幘頭然

沈僴錄
祭義

忌日須用墨衣墨冠橫渠却視祖先遠近為等差墨布冠墨布繒衣

董銖錄
祭義附

先生母夫人忌日著黻墨布衫其中亦然友仁問今日服色何謂曰公豈不聞君子有終身之喪

郭友仁錄字德元山陽人戊午所聞
先生六十九歲池錄四十二卷中
祭義附

問忌日當哭否曰若是哀來時自當哭又問衣服之制曰某自有弔服絹衫絹巾忌日則服之

輔廣錄
祭義附

古無忌祭近日諸先生方考及此

葉賀孫錄

祭義附

忌日祭只祭一位

呂熹錄

祭義附

過每論士大夫家忌日用浮屠誦經追薦鄙俚可怪既無此理是使其先不血食也乙卯年見先生家凡值遠諱早起出主於中堂行三獻之禮一家固自蔬食其祭祀食物則以待賓客考妣諱日祭罷裹生絹幘巾終日一日晚到閣下尚裹白巾未除因答問者云

卷七十八
聞內弟程允夫之訃

王過錄

祭義附

先生為無後叔祖忌祭未祭之前不見客

葉賀孫錄

祭義附

問人在旅中遇有私忌於所舍設棹炷香可否曰這般
微細處古人也不曾說若是無大礙於義理行之亦
無害

呂燾錄

祭義附

問時祭用仲月清明之類或是先世忌日則如之何曰
却不思量到古人所以貴於卜日也

王過錄

祭義附

問惟聖人爲能饗帝曰惟聖方能與天合德又曰這也
是難須是此心蕩蕩地方與天相契若有些黑暗便
不能與天相契矣

呂熹錄

祭義

夫子答宰我鬼神說處甚好氣者神之盛也魄者鬼之

盛也人死時魂氣歸於天精魄歸於地所以古人祭祀燎以求諸陽灌以求諸陰曰其氣發揚於上為昭明君蒿悽愴此百物之精神之著也何謂也曰人氣本騰上這下面盡則只管騰上去如火之煙這下面薪盡則煙只管騰上去曰終久必消否曰是

陳淳錄
祭義

問聖人凡言鬼神皆只是以理之屈伸者言也至言鬼神禍福凶吉等事亦只是以理言蓋人與鬼神天地

同此一理而理則無有不善人能順理則吉逆理則凶於其禍福亦然豈謂天地鬼神一一下降於人哉如書稱天道福善禍淫易言鬼神害盈而福謙亦只是這意思祭義宰我曰吾聞鬼神之名不知其所謂孔子曰神也者氣之盛也魄也者鬼之盛也又曰衆生必死死必歸土是之謂鬼骨肉斃於下陰為野土其氣發揚於上為昭明君蒿悽愴百物之精神之著也魄既歸土此則不問其曰氣曰精曰昭明又似有

物矣既只是理則安得有所謂氣與昭明者哉及觀禮運論祭祀則曰以嘉魂魄是謂合莫注謂莫無也又自上通無莫此說又似與祭義不合曰如子所論是無鬼神也鬼神固是以理言然亦不可謂無氣所以先王祭祀或以燔燎或以鬱鬯以其有氣故以類求之爾至如禍福吉凶之事則子言是也

周謨錄字舜弼南康人已亥以後所
間先生五十歲饒錄四卷五卷中

祭義

問孔子答宰我鬼神一段鄭注云氣謂噓吸出入者也
耳目之聰明為魄竊謂人之精神知覺與夫運用云
為皆是神但氣是充盛發於外者故謂之神之盛四
肢九竅與夫精血之類皆是魄但耳目能視能聽而
精明故謂之鬼之盛曰是如此這箇只是就身上說
又曰燈似魂鏡似魄燈有光焰物來便燒鏡雖照見
只在裏面又火日外影金水內影火日是魂金水是
魄又曰運用動作底是魂不運用動作底是魄又曰

動是魂靜是魄

胡泳錄
祭義

問氣也者神之盛也魄也者鬼之盛也豈非以氣魄未足為鬼神氣魄之盛者乃為鬼神否曰非也大凡說鬼神皆是通生死而言此言盛者則是指生人身上而言所以後面說骨肉斃于下陰為野土但說體不說魄也問頃聞先生言耳目之精明者為魄口鼻之噓吸者為魂以此語是而未盡耳目之所以能精明

者為魄口鼻之所以能噓吸者為魂是否曰然看來魄有箇物事形象在裏面恐如水晶相似所以發出來為耳目之精明且如月其黑暈是魄也其光是魂也想見人身魂魄也是如此人生時魂魄相交死則離而各散去魂為陽而散上魄為陰而降下又曰陰主藏受陽主運用凡能記憶皆魄之所藏受也至於運用發出來是魂這兩箇物事本不相離他能記憶底是魄然發出來底便是魂能知覺底是魄然知覺

發出來底又是魂雖各自分屬陰陽然陰陽中又各自有陰陽也或曰大率魄屬形體魂屬精神曰精又是魄神又是魂又曰魄盛則耳目聰明能記憶所以老人多目昏耳聵記事不得便是魄衰而少也老子云載營魄是以魂守魄蓋魂熱而魄冷魂動而魄靜能以魂守魄則魂以所守而亦靜魄以魂而有生意魂之熱而生涼魄之冷而生暖惟二者不相離故其陽不燥其陰不滯而得其和矣不然則魂愈動而魄

愈靜魂愈熱而魄愈冷二者相離則不得其和而死
矣又云水一也火二也以魄載魂以二守一則水火
固濟而不相離所以能永年也養生家說盡千言萬
語說龍說虎說鉛說汞說坎說離其術止是如此而
已故云載魄抱魂能勿離乎專氣致柔能如嬰兒乎
今之道家只是馳騫於外安識所謂載魄守一能勿
離乎康節云老子得易之體孟子得易之用康節之
學意思微似莊老或曰老子以其不能發用否曰老

子只是要收藏不放散

呂熹錄
祭義

問陽魂為神陰魄為鬼祭義曰氣也者神之盛也魄也者鬼之盛也而鄭氏曰氣噓吸出入者也耳目之聰明為魄然則陰陽未可言鬼神陰陽之靈乃鬼神也如何曰魄者形之神魂者氣之神魂魄是形氣之精英謂之靈故張子曰二氣之良能二氣即陰陽也良能是其靈處問眼體也眼之光為魄耳體也何以為

耳之魄曰能聽者便是如鼻之知臭舌之知味皆是
但不可以知字為魄纔說知便是主於心也心但能
知若甘苦鹹淡要從舌上過如老人耳重目昏便是
魄漸要散潘問魄附於體氣附於魂可作如此看否
曰也不是附魂魄是形氣之精英銖問陽主伸陰主
屈鬼神陰陽之靈不過指一氣之屈伸往來者而言
耳天地之間陰陽合散何物不有所以錯綜看得曰
固是今且說大界限則周禮言天曰神地曰祇人曰

鬼三者皆有神而天獨曰神者以其常常流動不息故專以神言之若人亦自有神但在人身上則謂之神散則謂之鬼耳鬼是散而靜了更無形故曰往而不返又問子思只舉齊明盛服以下數語發明體物而不可遺之驗只是舉神之著者而言何以不言鬼曰鬼是散而靜更無形故不必言神是發見此是鬼之神如人祖考氣散為鬼矣子孫精誠以格之則洋洋如在其上如在其左右豈非鬼之神耶

董銖錄
祭義

魂魄禮記古注甚明云魂氣之所出入者是魄精明所寓者是

不知何氏錄
祭義

問其氣發揚於上為昭明焄蒿悽愴此百物之精也神之著也如何曰神氣屬陽故謂之人精魄屬陰故謂之鬼然方其生也而陰陽之理已附其中矣又曰今日未要理會到鬼神處大凡理只在人心此心一定

則萬事畢見亦非能自見也心苟是矣試一察之則是是非非自然別得且如惻隱羞惡辭遜是非固是良心苟不存養則發不中節顛倒錯亂便是私心又問既加存養則未發之際不知如何曰未發之際便是中便是敬以直內便是心之本體又問於未發之際欲加識別使四者各有著落如何曰如何識別也只存得這物事在這裏便恁地涵養將去既熟則其發見自不差所以伊川說德無常師主善為師善無

常主協於克一須是協一方得問善字不知主何而言曰這只主良心

楊道夫錄
祭義

曾見人說有人死其室中皆溫暖便是氣之散禮記云其氣發揚於上為昭明焄蒿悽愴此百物之精也昭明是精光焄蒿是暖氣悽愴是慘栗者如漢書李少君招魂云其氣肅然

不知何氏錄
祭義

問其氣發揚於上為昭明君蒿悽愴曰昭明是所謂光
景者想像其如此君蒿是騰升底氣象悽愴是能令
人感動模樣墟墓之間未施哀而民哀是也洋洋乎
如在其上如在其左右正謂此

廖德明錄
祭義

問其氣發揚於上為昭明君蒿悽愴曰此是陰陽乍離
之際髣髴如有所見有這箇聲氣昭明君蒿是氣之
升騰悽愴是感傷之意

陳文蔚錄
祭義

問昭明者蒿悽愴之義如何曰此言鬼神之氣所以感
觸人者昭明乃光景之屬蒿蒿氣之感觸人者悽愴
如漢書所謂神君至其風颯然之意廣問中庸或問
取鄭氏說云口鼻之噓吸者為魂耳目之精明者為
魄先生謂此蓋指血氣之類言之口鼻之噓吸是以
氣言之耳目之精明是以血言之目之精明以血言
可也耳之精明何故亦以血言曰醫家以耳屬腎精

血盛則聽聰精血耗則耳聾矣氣為魂血為魄故骨肉歸於地陰為野土若夫魂氣則無不之也廣云是以易中說遊魂為變曰易中又却只說一邊精氣為物精氣聚則成物精氣散則氣為魂精為魄魂升為神魄降為鬼易只說那升者廣云如徂落之義敢是兼之言曰然廣云今愚民於村落杜撰立一神祠合衆以禱之其神便靈曰可知衆心之所輻湊處便自暖故便有一箇靈底道理所以祭神多用血肉者蓋

要得藉他之生氣耳聞蜀中灌口廟一年嘗殺數萬頭羊州府亦賴此一項稅羊錢用又如古人釁鐘釁龜之意皆是如此廣云人心聚處便有神故古人郊則天神格廟則人鬼享亦是此理曰固是但古人之意正故其神亦正後世人心先不正了故所感無由得正因言古人祭山川只是設壇位以祭之祭時便有祭了便無故不褻瀆後世却先立箇廟貌如此所以反致惑亂人心俸求非望無所不至廣因言今日

淫祠之非禮與釋氏之所以能服鬼神之類曰人心苟正表裏洞達無纖毫私意可以對越上帝則鬼神焉得不服故曰思慮未起鬼神莫知又曰一心定而鬼神服

輔廣錄
祭義

昭明是光耀底君蒿是滾上底悽愴是凜然底今或有人死氣盛者亦如此

林賜錄
祭義

煮蒿是鬼神精氣交感處注家一處說升騰悽愴即漢武郊祀記所謂其風肅然或問今人聚數百人去祭廟必有此影響是如何曰衆心輻湊處這此便熱又問郊焉而天神假廟焉而人鬼享如何曰古時祭祀都是正無許多邪誕古人只臨時為壇以祭此心發處則彼以氣感纔了便散今人不合做許多神像只兀兀在這裏坐又有許多夫妻子母之屬如今神道必有一名謂之張太保李太保甚可笑

孫自修錄

祭義

葉賀孫

錄同

李堯卿問今祭欲用尸如何曰古者男女皆有尸自周
以來不見說有女尸想是漸次廢了這箇也嶢崎古
者君迎尸在廟門之外則全臣子之禮在廟門之內
則君拜之杜佑說上古時中國但與遐方一般後出
聖人改之有未盡者尸其一也蓋今蠻洞中猶有此
但擇美丈夫為之不問族類事見杜佑所作理道要

訣末篇

黃義剛錄
祭統

有體有俎祭享體半邊也俎以骨為斷

黃卓錄
祭統附

朱子五經語類卷七十八

欽定四庫全書

朱子五經語類卷七十九

錢塘程川撰

禮二十

小戴禮記十

領惡全好楊至之記云領管領使之不得動又云領治也治去其惡也

甘節錄
仲尼燕居

禮記者欲將至有開必先家語作有物將至其兆必先却是疑有物訛為耆欲其兆訛為有開故耆下日亦似有開上門亦似兆若說耆欲則又成不好底意

黃義剛錄
孔子閒居

神主之位東向尸在神主之北

董銖錄
坊記附

問庶人家亦可用主否曰用亦不妨且如今人未仕只用牌子到仕後不中換了若是士人只用主亦無大

利害又問祧主當如何曰當埋之於墓其餘祭儀諸家祭禮已備具矣如欲行之可自仔細考過

不知何氏錄
坊記附

問程氏主式士人家可用否曰他云已是殺諸侯之制士人家用牌子曰牌子式當如何曰溫公用大板子今但依程氏主式而勿陷其中也

陳淳錄
坊記附

伊川木主制度其刻刻開竅處皆有陰陽之數存焉信

乎其有制禮作樂之具也

揚方錄字子直汀州人庚寅所聞
先生四十一歲饒後錄一卷中
坊記附

伊川制士庶不用主只用牌子看來牌子當如主制只
不消做二片相合及竅其旁以通中

葉賀孫錄
坊記附

堯卿問士牌子式曰晉人制長一尺二分博四寸五分
亦太大不如只依程主外式然其題則不能如陷中

之多矣

黃義剛錄
坊記附

直卿問神主牌先生夜來說荀勗禮未終曰溫公所製
牌濶四寸厚五寸八分錯了據隋煬帝所編禮書有
一篇荀勗禮乃是云濶四寸厚五寸八分大書某人
神座不然只小楷書亦得後人相承悞了却作五寸
八分為一句

黃義剛錄
坊記附

朝極辨不繼之以倦辨治也

湯泳錄

表記

問君子莊敬日強是志強否曰志也強體力也強今人放肆則日怠惰一日那得強伊川云人莊敬則日就規矩莊敬自是耐得辛苦自不覺其日就規矩也

徐寓錄

表記

禮記與仁同過之言說得太巧失於迫切

萬人傑錄

表記

問鄉道而行中道而廢其意安在曰古人只恁地學將
去有時到了也不定今人便算時度日去計功效又
問詩之正意仰字當重看夫子之言行字當重看曰
不是高山景行又仰箇什麼又行箇什麼高山景行
便是那仁

楊至錄字至之泉州人癸丑甲寅所聞先生六十四
歲六十五歲饒錄二十八卷饒後錄二十五卷中
表記

李方子
錄同

親喪兄弟先滿者先除服後滿者後除以在外間喪有先後者

包揚錄

奔喪附

長子死則主父喪用次子不用姪今法如此宗子法立則用長子之子此法已壞只從今法

包揚錄

奔喪附

深衣用虔布但而今虔布亦未依法當先有事其縷無事其布方未經布時先研其縷非織了後研也衣服

當適於體康節向溫公說某今人著今之服亦未是

湯泳錄
深衣

具父母衣純以青偏親既無明文亦當用青也續者可
以青純畫雲雲字見沈存中筆談

吳必大錄
深衣

因言冠禮或曰邾隱公將冠使孟懿子問於孔子孔子
對他一段好曰似這樣事孔子肚裏有多但今所載
於方冊上者亦無幾爾

輔廣錄

冠義附

問今有士人對俗人結姻欲行昏禮而彼俗人不從却如何先生微笑顧義剛久之乃曰這也是費力只得宛轉使人去與他商量古禮也省徑人也何苦不行直卿曰若古禮有甚難行者也不必拘如三周御輪不成是硬要扛定轎子旋三匝先生亦笑而應義剛曰如俗禮若不大段害理者些小不必盡去也得曰是久之云古人也有不可曉古人於男女之際甚嚴

却如何地親迎乃用男子御車但只令畧偏此子不知怎生地直卿舉今人結髮之說為笑先生曰若娶用結髮則結髮從軍皆先用結了頭髮後方與番人廝殺耶

黃義剛錄
昏禮

天子諸侯不再娶亡了后妃只是以一娶十二女九女者推上魯齊破了此法再娶大夫娶三士二却得再娶

包揚錄

昏禮附

因論今之士大夫多是死於慾曰古人法度好天子一娶十二女諸侯一娶九女老則一齊老了都無許多患

包揚錄

昏禮附

堯卿問姑舅之子為昏曰據律中不許然自仁宗之女嫁李璋家乃是姑舅之子故歐陽公曰公私皆已通行此句最是把崑去聲這事又如魯初間與宋世為昏

後又與齊世為昏其間皆有姑舅之子者從古已然
只怕律不是

黃義剛錄

昏禮附

鄉飲酒義三讓之義注疏以為月三日而成魄魄三日
而成時之義不成文理說倒了他和書哉生魄也不
曾曉得然亦不成譬喻或云當作月三日而成明乃
是

湯泳錄

鄉飲酒義

射觀德擇人是凡與射者皆賢者可以助祭之類但更以射擇之如卜筮決事然其人賢不肖不是全用射擇之也小人更是會射今俗射有許多法與古法多少別小人儘會學後之說者說得大過了謂全用此射以擇諸侯并助祭之人非也大率禮家說話多過了無殺合

包揚錄

射義

射中則得為諸侯不中則不得為諸侯此等語皆難信

書謂庶頑讒說侯以明之然中間若有羿之能又如
何以此分別恐大意畧以射審定非專以此去取也

葉賀孫錄

射義

與為人後者不入與為人後者謂太宗已有後而小宗
復為之後却無意思因言李光祖嘗為人後其家甚
富其父母死竭家貲以葬之而光祖遂至於貧雖不
中節然其意思却好

萬人傑錄

射義

叔器問今之墨衰便於出入而不合禮經如何曰若能
不出則不服之亦好但有出入治事則只得服之喪
服四制說百官備百物具不言而事行者扶而起言
而後事行者杖而起身執事而後行者面垢而已蓋
惟天子諸侯始得全伸其禮庶人皆自執事不得伸
其禮

陳淳錄

喪服四制

哀公問中訪字去聲讀只是方字山東人呼方字去聲

漢書中說文帝舅駘釣處上文云訪高后時即山東音也其義只是方字

沈憫錄

川按哀公問中無訪字此錄誤也原編入哀公問中今附小戴禮記篇末以備考云

朱子五經語類卷七十九

欽定四庫全書

朱子五經語類卷八十

錢塘程川撰

禮二十一

大戴禮記

安卿問大戴保傳篇多與賈誼策同如何曰保傳中說
秦無道之暴此等語必非古書乃後人采賈誼策為
之亦有孝昭冠辭

黃義剛錄

保傳

古者太子生則太師吹管以度其聲看合甚律及長其聲音高下皆要中律

不知何氏錄
保傳

大戴禮本文多錯注尤舛誤武王諸銘有直做得巧了切題者如鑑銘是也亦有絕不可曉者想古人只是述戒懼之意而隨所在寫記以自警省爾不似今人為此銘便要就此物上說得親切然其間亦有切題

者如湯盤銘之類至於武王盟盤銘則又似箇船銘想只是因水起意然恐亦有錯雜處

輔廣錄

武王踐阼

錄中大戴禮下葉賀孫錄有云或有注或無注皆不可曉錄中有直做得巧了切題者亦有絕不可曉者賀孫錄云有煞著題處有全不著題處錄中便要就此物上說得親切賀孫錄云須要做像木色錄中至於武王盟盤銘二句賀孫錄云因舉問數銘可疑曰便是如盟盤銘似可作船銘

太公銘几杖之屬有不可曉不著題之語古人文字只是有箇意思便說不似今人區區就一物上說

不知何氏錄
武王踐阼

明堂篇說其制度有二九四七五三六一八鄭注云法
龜文也此又九數為洛書之一驗也

輔廣錄

明堂

錄中法龜文也下葉賀孫錄云他
那時已自把九疇作洛書看了

朱子五經語類卷八十